



老北京为什么离不开胡同儿？

□主讲人：刘一达

我一直以为胡同只是属于北京这座城市的，虽然这有点儿偏狭，因为其他城市也不是没有胡同，但您如果眼里不揉沙子的话，不难发现，胡同这个词只有在北京才显得那么重要。这不仅因为胡同的根儿在北京，而且胡同这个词，也是北京人发明的。

“胡同”应该怎么念？

“胡同”一词最早见诸于文字，是在元大都时代的杂剧中，而且当时的胡同就是北京地名的代表。

当然，我觉得胡同是北京人的“专利”，主要有两点：一是当年80%以上的北京人是住在胡同里的，胡同也是北京人用的最多的日常用语之一；二是只有北京人能对胡同有比较准确的发音，因为胡同的发音必须要儿化韵，正确的读法是“胡同儿”（音“痛”），而不是“胡同”（音“童”）。

“胡同儿”，听着那么圆润、柔美、疏朗、顺口。

当然，胡同最初的繁体字是有“行”字的，即“胡”和“同”是在“行”字中间的。南方有的小巷也叫“胡同”，但发音是“火童”，与北方的胡同略有区别。

北京“胡同”的原义是“水井”，是一句蒙语。蒙语的本义是“以水聚集的地方”。所以，把胡同单说成水井，或行走的小巷也差点意思。准确地说，胡同是北京人居住的地方。

正因如此，一旦“胡同儿”（“痛”），说成了“胡同”（“童”），胡同本身的味道就没了。

河北的保定地区，以及山东的鲁北一带的人，包括东北人说话的口语中，也带儿化韵，但在说到“胡同儿”时，“同儿”的发音是往上挑的，跟北京人嘴里的“胡同儿”也差着意思。

照这么说，胡同是不是北京所“独有”的呢？这话也不准确，因为北方的许多城市也有胡同的地名。但是就地名而言，全国没有哪座城市，叫胡同的街巷超过北京的，而且那些城市以胡同来命名街道，也跟北京的胡同含义有所区别。

当然尽管有的地方叫胡同，却发不出“胡同儿”的音来。

胡同是北京人的根儿

我曾在一篇介绍北京胡同的文章中，写过一句话：胡同是北京人的根儿，四合院是北京城的魂儿。

我想凡是在北京胡同生活过的人，都会认同我的观点。凡是在胡同里生活过的人，不能不对胡同产生一种情怀，这种情怀往往是挥之不去的。

远了不说，三十多年前，绝大多数的北京人是在胡同生活的。虽说有些人是在楼房里长大的，但那会儿许多楼房也在胡同里。

应该说，四十岁以上的北京人对胡同的感情，犹如农民对土地的感情。因为胡同是北京人“生于斯长于斯”的根儿呀！

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，当然也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。1936年，他在山东济南教书。身处战乱之中，他十分怀念故土，写下了《想北平》这篇散文。

文中写道：“真愿成为诗人，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，啊！我不是诗人！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，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。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，也对不住我自己，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，它是在我的血里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的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，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，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。”

这是老舍先生对北京的真情实感，也是肺腑之言。我想每个在胡同里生活过的北京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

如果有人问我，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你对什么变化感受最深。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：“北京的胡同。”

当您所生活多年的胡同拆了，您的新居安在了四环、五环，甚至于六环以外，您子夜无眠，闭上眼睛，在脑子里过几遍电影，难道不会跟我有同感吗？

京城奇观：大胡同套小胡同

有人说：胡同是北京城的“毛细血管”；有人说：胡同是北京城的“城市肌理”。

这当然是一种比喻。其实，世界上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。胡同是什么？它就是胡同！

北京人说的老北京城，通常是指明代的北京城，它在元大都的基础上修建的。

古代筑城是按《周礼·考工记》来设计的，基本上遵循的是“前照后靠”，左“青龙”，右“白虎”，“前朝后市，左祖右社”等格局，街巷也是相互对应的棋盘式布局。

北京的街道根据宽窄，依次分为街、路、胡同、巷、条、里、沿（河边的街道）、湾、大院、道等。

其实，巷、条、里、沿、湾、大院、道等街道名儿，就是胡同，只不过它比一般胡同要小。

因为老北京的许多街道，是大胡同套小胡同的，为了有所区别，才把大胡同里的小胡同叫巷、里、条、道之类的名儿。

根据元代熊梦祥的《析津志》记载，元大都的大街宽24步，小街宽12步，胡同宽6步。元代的1步约合5尺，当时1尺为0.308米，1步就是1.54米。

这么算起来，胡同的宽度约为924米，小街宽度约18米，大街的宽度约36米。从这些宽度看，当时的胡同、小街和大街都能骑马、走马车和轿子。这些都是那时候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胡同、小街和大街，也是根据这些交通工具来设计的。不过，到了明清两代，北京的胡同格局却有了不小的变化，有些胡同变窄了，有些胡同变宽了，成了小街或大街。

如今，不但胡同的格局、景物变了，就连胡同这个词的词义也变了。它不但指规模较小的街巷，有些大街的名儿也叫胡同，比如我的出生地西单辟才胡同，名儿叫胡同，其实现在已经是一条大街了。

在老北京，生人见了面，往往会问：“您府上是哪条胡同？”

“您府上”就是“您住家”。

北京人礼儿大，讲究客情儿，说话总要高抬一下对方。按当时的规矩，只有王爷住的地方才被称为府。其实对方住的不过是大杂院里的一间小平房，但您也得这么说。

住哪条胡同，这是最通用的一句话。老北京人自报家门都会这么说，因为当时北京人都住在胡同里。

为什么我说，胡同是北京人的根儿，四合院是北京城的魂儿，因为整个北京城设计得就像一个放大的四合院。

您现在到紫禁城（也就是故宫）参观，依然能找到四合院的感觉，因为紫禁城就是按四合院格局设计的。

抹不掉的胡同情怀

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，许多住在胡同里的人，住着的时候想离开，

但离开之后，又想回去。

可以说，凡是在胡同生活过的人都会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胡同情怀，因为他们人生的许多足迹都留在了胡同。许多住过胡同的人，说起胡同会有几多“不堪回首”，但胡同留给人的记忆，总会产生许多温情。

北京人的胡同情结是难以抹去的，因为胡同毕竟是北京文化的血脉。

当然，许多离开胡同的老北京人虽然搬到了城外，住进了楼房，但依然保持着当年住在胡同里养成的生活习惯。那些老北京的民俗风情，并没有因为他们离开了胡同而变味儿。

现在北京的交通方便了，地铁、城铁、公交四通八达，所以一些离开胡同的老人，也会接长不短儿地回到原来住过的胡同去走走，看看老街坊，重温一下昔日的情怀。



主讲人介绍：

刘一达，笔名达城、如一，北京人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。1980年开始从事写作，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迄今已创作出版10多部长篇小说，40多部纪实文学、散文、随笔、戏剧等1600多万字的作品，获得各种文学奖、新闻奖50多项。现任北京文联理事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北京作家协会理事、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、老舍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、北京读书形象大使等。曾获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、首届全国“百佳”新闻工作者、全国“报刊之星”等称号。